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七

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舊無左字補之

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梅福字子眞、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

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鳳、爲鳳所誅、羣下莫

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爲

周陳洪範、叔孫通遯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

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爲

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

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

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

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

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幷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幷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輙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

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
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
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承順上指
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
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
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
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
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

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爲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

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舊無少傅二字補之

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大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温雅及爲三公直言諫爭成帝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耶人也、為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
得失曰、陛下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
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
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
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
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
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

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
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
以爲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娶天
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也、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
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
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
故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
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

舊無俗字無儀字皆補之

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咎繇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漢舊儀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貢禹字少翁琅耶人也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

夫數虛、巳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亂於主上、甚非

宜然非自知奢僭也、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者有工官、工官、主器物、㕘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

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

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厩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

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

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而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
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
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
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
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
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擧不以實、及
有臧者、輙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
孝悌、賤賈人、進眞賢、擧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
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

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隧、隧、物欲隧落也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

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省其半、

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爲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

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

姓下舊有家字刪之

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刼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岩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

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奴爲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廬兒、及汝昌侯傅商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恨怨、上以宣名儒、優而納之、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

舊無官字補之

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為丞相、宣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

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灾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

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

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

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

舊無上曰至何道九字補之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

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房

博皆棄市、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莫敢犯禁、京師爲清、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法吏所詆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許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家也、下無金張之託、金日

舊無豐上書之豐補之

碑張安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爲司隸校尉、剌舉無所避、侍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拜爲司隸校

尉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臣竊不勝憤懣

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劉輔、河間人也、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

為皇后輔上封事曰、今趣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

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豫悅豫也災異屢

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爲尚書僕射

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持當受詔書案起去、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專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爲汝昌侯、崇又以董賢

揭非舊作諂謗諂諛誤下一字改之

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謟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荀悅紀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口、則咎悔及之矣、故舉過揚非、則剌上之譏、言而當、則恥其勝已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已而同、則惡其奪已之明也、後已而同、則以爲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爲諂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負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玄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

共舊作其改之

知、則衆共蓋之、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爲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盡理、則以爲事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爲褱隱、進說竭情、則謂之不知量、言而不效、則受其怨責、言而事效、則以爲固當也、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右、不便於左、或合於前、而忤於後、夫能應事當理、決疑定功、發情起意、値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於時、言立而策成、始無咎悔、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見、萬不一及也、且犯顏冒死、下之所難言也、拂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忤難聞之主、以萬不一及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非唯君臣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尼所以發憤嗟歎、稱吾欲無言者也、

吾作予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爲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灾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

舊無常字補之

詔輔政、孝元皇帝卽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
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
達學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
議、多所匡正、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
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
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
令鄭朋華龍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

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宏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望之堪更生皆免為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舊無下望之二字補之

白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因急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

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却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久然後巳。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原缺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卜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抜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

爲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卽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

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
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二十一年、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
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
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
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
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
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郞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擧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允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閒者章
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
而勿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
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
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
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

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

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

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炟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

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

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

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

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
淵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
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
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
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
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德讓、
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
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

舊無時臨至縣接小字補之

崩、齊民歲增、歸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顚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舊脫下貴人二字補之

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闈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

萬集所
字無每
於至政
事十一
字皆指
之

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

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

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

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

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掌御府之餘貲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

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

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

省作著

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為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二年為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

舊無禕廷尉三字禕之

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

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蓋延耿弇圍之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

非其作無改之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
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
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
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
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
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
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
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
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

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諡曰成侯、旣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楊虛侯、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廻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

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籌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

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

舊闕以
字補之

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
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
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
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
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
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
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

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耶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大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大傅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

尚舊作向以之

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

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

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
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
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
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
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
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
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
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
地、槀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

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輙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

聖義、間關險艱、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微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隴蜀、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

丰作 年

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尅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

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

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書奏、報歸田里、
子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時
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
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
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
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
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
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餙、素簡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大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

勤、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敎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

可殺也、凡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世祖即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大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太傅趙熹舉恭直言、拜中牟令、恭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

舊無太傅趙熹四字補之

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
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
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
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
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
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

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中牟、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